

自由的解构与重筑

——论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王欣宇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吸收与超越探讨关于自由的可能性。弗洛伊德主张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制的历史,马尔库塞据此向前推进,既肯定了文明与压抑联合的合理性,又进一步寻求压抑性文明的超越性,即建构“自由”在压抑性文明中的自我空间而达至非压抑状态。

关键词: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压抑;自由;操作原则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reedom

— On Marcuse's Eros and Civilization

Xinyu Wa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In “Eros and Civilization”, Marcuse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freedom based on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Freud's theory. Freud advocated that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s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 suppressed, and Marcuse pushed forward accordingly, not only confirm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union of civilizati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seek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repressive civilization, that is, constructing the self-space of “freedom” in the repressive civilization to reach the non-repressive state.

Keywords: Marcuse; Sex and civilization; Depressive; Free; Operating principle

一、“自由”的缺失

从生物性的人到社会性的人的转变,是一次本我隐蔽、归附于自我甚或超我的必然事件,在人类生成史中,亦是一次合理的创伤性事件,在心理学范畴上,它是弗洛伊德对个体成长史的终极诠释,标志着一条人类经某种旨意指引而必然踏上的生命路径,一段其属系群体遵循的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代替的没落历程。“自由”这一先验的主导意识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合作进程中被有效地规训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成为促使个体泯灭本我欲望而走向理性现实的压抑性客体。

1. 基本压抑的必然性

在弗洛伊德的本能结构理论中,有三种人格层次:本我、自我与超我,其中,无意识的本我是规训个体的主要心理层面,防止其回忆早期遵循快乐原则而生活,以致不满现实的巨大的反动力量。对无意识的本我压抑不仅源于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也是个体为适应自然与现实生活所做的合理牺牲。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自然与个体似乎是一对即已存在的天然矛盾,在社会生产中,阻碍人类获取有限的物质资源、提高生活生产水平的正是人类不加节制的本我欲望,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体中,个体痛苦地意识到自我本能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面对外界的强势话语,个体为保存自我而唤起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个作用机制——自我——它承担起拯救本我的任务,主动调节本我欲望与现实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使其降至最低限度,而服从本我的快乐原则,借由统治机制对其欲求与破坏力量的掌控,自动化为现实原则的分子。在现

作者简介: 王欣宇,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邮编:650000,性别:女,籍贯:内蒙古省赤峰市,学历:本科(在读硕士),职称:无,民族:蒙古族,出生年月日:1997年6月9日,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文艺美学)。

代文明进程中,由于幼时记忆的遗忘,精力的输出、有秩序的生产、规定性的闲暇时间成为个体获取快乐的钥匙,并在主动地协调与现实之间不必计量的矛盾中保持这份假定的快乐。

本能(基本)压抑的生成史——它不仅是个体发生史,也隶属于属系发生史。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生成机制中,既有个体发生史中的自我裂变,同时在将心理分析退行至早年幼儿期的背后,借由原始部落假说找到了基本压抑的属系发生史:在以原始父亲为统治象征的早期阶段,对个体本能的约束,对其快乐的遏制不幸地成为个体永久受制于权力与制度的普遍命运,可以见出,属系压抑是构成主体心理结构的主要因素,借用恩格斯对于国家起源的阶段分析,个体自出生以降就保有归化于氏族、胞族乃至部落的古老传统,其被压抑的历史始终与属系集团的进步历程具有同一性,因而在个体人格结构的意识变革中,一种文明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始终遗留着古老传统的痕迹,正如弗洛伊德所断言,这种传统包括的“不仅是前辈的气质,还有其观念内容和经验的记忆痕迹。”^[1](p45)]

2. 额外压抑的主导统治

立足于现代工业文明进程,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心理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的区分。如果说人类的必然压抑是根据现实原则在整个历史境况中所做的基本选择,是对个体心理低级异化状态的历史展现,那么区分于必然压抑的额外压抑则是现实原则的变种,即操作原则的产物,是在特定的文明阶段中,为了满足更多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出现的高级异化。

随着统治愈发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在现行操作原则的配合下,额外压抑成为个体在社会集体性活动中存在的必需品,是个人所获取的最高荣誉。作为一种彰显自身价值的有效产物,额外压抑内化为个人的进步力量,它标志着人从原始人向现代人的发展:人类自觉地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辅助手段,对主体而言,额外压抑不仅关乎现实原则对个体的历史关照,更多地是操作原则对个体的现行关照,在主体与客体通力合作的境况中,自我的“有用”与社会的“需求”同一,人类的理想与现实同一,或者说,理想被现实所超越而同化为一体,快乐的理想已不再是一个审美性的话语,相反,它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话语,使大众对其保持期待与认可,使他们相信为现代社会服务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永久保障。在这一现行历史模式的统治下,人类力比多被转移至社会劳动,个人利益逐渐与整体利益汇合,技术性生产进一

步异化了个体因快乐原则被收编而无法实现的本能需求,即他所欲求的东西成为社会假定他所欲求的东西。

3. 主体与客体之“共谋”

无论个体如何被最大规模地规训于现实原则与操作原则的双重统治之中,原始的本能冲动以及未能满足时所激发的破坏冲动始终留有残余,统治主体认可这一自明的状态,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劳动力在运转机制中的再投入成为统治集团的赠品,以进一步鼓励个体本能冲动与破坏冲动在主导市场生活中的合理产出。根据家庭内部以及更大范围的劳动市场的需求,一方面劳动力在不断维持并繁衍新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由幼时本我占主导的形象,经社会单向度的文化灌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超我实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集团的合理统治与适度给予中,大众似乎过着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富足生活。剩余精力投入额外劳动,是一种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皆感幸福的价值投资:它既是统治者攫取利益的高效方式,也是被统治者获取存在感的有效手段。劳动确证自我价值,而不劳动则是一种违逆社会机制的犯罪行为,这是个人身体与头脑自觉投射于社会生产的意识表现。自由的缺失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相反,自由成为人们害怕的东西,这一现实奠定了人类物化化的悲观基调:人自出生以降即隶属于某一个集团内部,而非具有独立性与越轨式人格。从属系群体进化至现代社会,大众所获取的社会福利不断增多,自由逐渐被遗忘以致消失于塑造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尤其在现代技术手段兴盛的时期,权力阶层单向度的进攻与吞噬、经济效益的主导与蛊惑泯灭了个体自由精神的光芒;在高等教育中,个体意识到自由不能发挥积极的社会效用,相反,它可能成为自噬的武器,转化为导致生产效率降低、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有害因素,由此,个体主动放弃了在记忆中恢复自由的权利,而全身心投入现代性社会的建设中。自由问题,在今天,已不再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思考。

二、超越压抑的可能性

物质的缺乏曾经一度是为压抑辩护的借口,借此过去的历史始终保留文明与压抑必然联合的判断。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压抑是人类进步的前提,属系中的个体将他主人及其命令内投于自我的心理机制,可控的本能欲求在精神异化的进程中有序繁衍,附着社会经济动机与自我精神动机的利益合谋,确证文明必然具有压抑性。而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不仅大胆消解了压抑性文明的定论,而且进一步提供了超越压抑性文明的实践策略,以尝试解答非压抑性状态是否具有可能性。

1. 艺术的感性秩序

人的本能与破坏冲动在现实的操作中依旧具有摧毁统治逻辑的力量,这是统治者的担忧之处。在压抑中取缔人的反抗心理已不再作为一种主导的有效手段,事实证明对主体的压抑将成为毁灭压抑的力量,因为它掀起了新一轮的个体暴动,而以何种可能的方式使个体本能与压抑相抗衡而保存完整的社会机制,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指出:“在操作原则统治下,艺术使‘作为自由主体的人的形象与制度化的压抑相对抗,但在一种非自由状态中,艺术只能通过否定非自由来维持自由的形象’。”^{[2] (p129)}这是一种艺术革命论:被压抑物在整体艺术的感性秩序中回归,个体本能与破坏冲动在另一种现实形式中具有恢复历史的合法性。作为对压抑的审美性解答,艺术同时成为政治性的革命与造反的希望,马尔库塞认为在单向度的社会中仅存的对现实的否定性的吉光片羽只剩下审美与艺术。^[3]马尔库塞希望艺术与革命联合起来,而这场革命并非是暴力革命,而是以艺术为力量的改造人性,包括意识与情感等的感性革命。

在这场感性革命中,使艺术成为个体表达的手段并延伸为个体生活的另一种现实秩序的主导者即幻想,幻想是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并有意识地追溯前集体的精神结构与本能取向的作用机制,它“作为重要媒介将最深处的无意识与作为意识而呈现的最高产物(艺术)结合起来,它保存了属的原形,即保存了持久的,但被压抑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观念,保存了被禁忌的自由形象。”^{[4] (p126)}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是被压抑物的回归,在艺术生成中,本能与破坏冲动在现实中的实现正是以幻想为中介,这一中介非机械性的作用于被中介的主体与客体互动的完整过程,在本能与破坏冲动的升华形式的映照下,艺术作品支配了具有普遍有效原则的审美秩序,它既存在于个体的主观思维,又立于客观现实。艺术与个体的同一,还原了作为主体的前历史面貌,而想象的特权在印证前历史意识的传统中无限接近本我以求艺术价值的最大化:一方面,审美性的想象温和地对抗以非人化为目标的现实社会;另一方面,个体充分发挥想象功能,在意识中挣脱社会的功利束缚,使得生命本能获得完全满足,自由成为艺术与现实双方调和的假定结果。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具有激发热情作用的思想概括了艺术的双重功能:对抗和调和,控告和赦免,唤起被压抑物与重新施加压抑即“净化”。^{[5] (p130)}艺术不是为解放个体压抑而制造的武器,而是引导个体有意识地

回归到更高级的压抑状态的明灯,在统治阶级层面上,充满矛盾的个体本能与社会现实在艺术形式性的调和中终将趋于同一,二者作为同一体中非同一性的要素在艺术幻想的中介下为大众提供了超越压抑的可能性。

2. 第三种冲动的“意志”

随着社会生产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企业逐渐降低了对个体的劳动需求,主体自由发挥的时间与空间无限扩大至其他领域。异化劳动的程度愈高,自由的潜能愈大。自动化生产侵占市场运作空间,个体的劳动范围在逐渐缩小,而额外压抑也慢慢淡出个体压抑的历史舞台,与之相应的操作原则在现行的社会标准下也不再发挥效用而至崩溃。个体不再作为劳动的被雇佣者,成为社会劳动组织的一部分,维系着与社会协调一致而更具有进步性的工作关系。

社会生产与个体冲动仍处于二律背反的悖论中:社会的额外压抑与个体冲动不再是相互对抗的分裂者,一方的消退解放了另一方,而一方消退的结果正是另一方主动屈从的产物,二者在此时成为了以个体占主导而和谐的统一者。个体在现实中实现了高度自治,而警惕其自发性的毁灭,正是主体面对与引导客体时所附加的自我保存的历史任务,它要求个体的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应始终保持一种平衡,要求第三种冲动,即消遣冲动的介入与调和。于自在意义而言,消遣冲动牵连对生命本身的消遣行为,在此,它改变了人的生存模式:异化需求的取消降解了大众的现实关怀,他们陷入一种无需求感且充满着狄俄尼索斯式的梦与醉的生活状态,选择表演作为他们之所是及展示其所是的方式;他们放弃并超越了自身欲望与外部附加的虚假欲望,以及对无法满足欲望的焦虑,社会生产与操作的价值标准不再具有规定性,个体成为自我表达及自我规定的自由主体。而从消遣冲动的作用机制而言,想象功能的自由意识并非是自得而自为的,在第三种冲动的强大意志的牵引中,其有效性实体则是为超越压抑的可能性而建立的此岸的审美秩序,它可以作为一个想象性中介,被中介的艺术与现实在审美的感性秩序的调和中相互作用,根本而言,美的秩序产生于支配着想象的消遣的秩序,“这种双重秩序是符合规律的,但这些规律本身是自由的,因为它们不是被强加的,也不要获得某些特定的目标或目的,”^{[6] (p162)}人借助双重秩序存在是作为人活动的目标,而非秩序本身的目的,美成为超越压抑的一种更高级的状态,个体殷切期望在追求美的过程中达至美的理想,即自由,消遣冲动的强大意志在自我更新的秩序中驱除了“我”

的附加物：所有与个体相关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这种冲动并不是借助“某物”而消遣，相反，它是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消遣，是个体在越过欲望与现实的双重道德轨道后的积极“退化”，以此展现生命最高级的存在状态：消遣的个体是存在之存在的表现，是自由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表现。具有侵犯性的消遣原则可能成为超越压抑，甚至是终结历史性压抑的有效手段。

三、获取“自由”的操作原则

在《爱欲与文明》中，借助弗洛伊德本体论意义上的心理机制的初步确证，马尔库塞进一步补足与延伸了其在现实原则中的社会学意义。个体的历史是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形式强调了现实规则与制度的必然性及其对个人的绝对命令，“我”的解放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总体性对个体总体性的颠覆与拯救，始终立足于现实基础。

1. 对自由意志的历史探寻

关于有无自由意志问题的思考在西方哲学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由于司法和惩罚的过程——以及在整个哲学传统中所谓的道德或伦理学的可能性——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7] (p183)} 所以自由问题与合法权力始终保持合理的一贯性与有效性。以西方传统哲学为历史根据，找到了一条回答自由意志问题的路径，其中充斥着形而上的理性逻辑探索。自亚里士多德至黑格尔，从神的奴隶到绝对精神，理论经验贯穿这一类哲学家探索自由的始终，其中，绝对理念，即最高意志的自由悬之高阁，它并非哲学家在现实中实践的产物，相反，它诞生于哲学家的头脑之中，合理化为非经验性的观念建构，以一种审美性地话语给予现实中受挫的群体以虚幻的希望：存在着最高形式的美，最高意志的自由。自由作为个体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和解的理想形象，调和了统治逻辑与个体本能的一般性冲突，而后退至理性逻辑范畴自在且自为地存在着。西方哲学传统对于自由意志问题的解答，是为人类能够依然具有生命本能所给予的一种终极的精神关怀，它既保存了人的精神存在，又使其有效地受制于现实的统治特权。这样，在西方哲学的传统逻辑下，被压抑的解放在传统的理念与理想中得到了实现。

2. 爱欲与自由

西方哲学传统对自由意志的形而上思考在现代个体的意识中成为一次独立的内在幻想活动，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马尔库塞在表明对西方哲学与西方道德的反对态度时，通过借鉴与超越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创造

性地为自由提供现实的可能性基础：性欲的自我升华将主体自由融入更大的生命统一体，与社会道德相适从。这一现实基础区别于弗洛伊德简单划分的生理范畴，其中，弗洛伊德将性欲与爱欲混为一谈，将两者共置于现实原则的操控下以实现性欲（爱欲）的压抑性升华，这种方法暗藏着一种不可规避的风险，即大众觉醒之后的意识反动，或不幸致社会的劳动罢工，或不幸致个人的精神错乱；而在马尔库塞的爱欲理论中，性欲与进化的爱欲有着明确的区分，他指出性欲关乎力比多的自然趋向，是“特定范围”的局部冲动，专指生殖器性欲，而爱欲不仅涉及两性关系，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既有性欲，也有食欲、消遣，劳作等欲望。爱欲概念在马尔库塞那里不仅仅是个生理概念，更是对操作原则普遍施行、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严肃政治性批判的社会解放武器，^[8]可以说，被压抑状态的解放革命不仅关乎个体的身体与心理问题，它更是作为一次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而亟待寻求出路，以缓和个体生命本能与社会强权机制的矛盾危机。

爱欲的解放为个体自由提供了现实生存的可能性：个体通过摆脱生殖器性力比多的操纵而使自我达至非生殖器性力比多的高级状态，其中，性欲仍然存在，在工业发展的现阶段，现代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也即基本压抑得到克服，个体已经在追求更高级和更持久的欲望满足，以维持人之为人而生活的愉悦感，而这一愉悦感并不与社会文明相冲突。伴随着新的劳动关系与新的社会原则的出现，爱欲的原初单一化的破坏属性发生质的改变，更多地成为某种内化于本能的政治属性，可以说，爱欲中所实现的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否定性的自由，主体规定自我在操作原则的指导下有序的生活以获取一种他律的“自由”，自由不存在于法则之外，法则之外只是不自由的流放地，而“在一切社会控制面前，在一切对统治关系的适应面前，思想的纯形式、逻辑说服力的形式可以被判定是不自由的。”^{[9] (p202)} 爱欲的解放是将自由延伸至操作原则领域的现实条件，形而上的理性自由不再作为人们生活的有效法则，“在人们的自由观中，‘共同的人类理性的实践应用’是和自我拔高的需要以及个人的‘价值’相结合的。”^{[10] (p191)} 由此，个体的总体性在爱欲形式的实现中达到了与社会总体性的一致，即内在与外在的调和统一。马尔库塞不仅将爱欲概念归属于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范畴，而且将其本体论化，演绎为生存范畴内的存在方式，其中，伴随主体存在的自由并非是纯形式的感性要素，而是具有实质内容

的操作要素，它操纵着现实中的个体生存。由此，人们扯掉了关于“纯粹自由”的说辞的遮羞布，承认自由学说与社会操作原则的联合是现今其为图谋有限合理性而提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真知灼见”，具有指导生活实践的质性价值。它成为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性的爱欲解放运动，自由在个人的欲火中重生为与社会操作联合的主要力量，并将爱欲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史中解救出来：超越私人生活和个人体验的范围，将其扩展到人类和平的事业中，从而在生存论中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而将对普遍性问题的探讨转化为对具体模式的思考则是个体真正关心的生存之路：在实现自由的操作原则中，自我爱欲能力提升的实践方案，对此，马尔库塞规划了一条个体精神的升华路线：从对一个人肉体的性欲，至对其他人肉体的爱，到对美的作品和消遣的爱到最后对美的知识的爱，^{[11] (p192)}可以说，他为大众开辟了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教化作用的路径。由此，纯粹的性欲转化为多形态的性欲即爱欲，这一转化也为大众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他们的基本劳动成为一种具有审美功能的爱欲活动，工作本身发生了质性的改变，即成为压抑状态下社会操作原则的组成部分，并进化为个人主动获取幸福的自我满足的合理形式；工作是一种幸福的保证，在这里，个体感性与社会要求的合理性相合，并进阶成为一种新理性，消弭了个体与社会原初的对抗痕迹。马尔库塞的爱欲理论很大程度上将自身进化为一种文化内驱力，并促使人们惊醒：现行操作是对自由秩序的完美设定，而在现实操作原则下的爱欲解放具有可行性，它是个体生存的希望之光，其中个体历史性的存在具有了自由属性。

四、结束语

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在修正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解放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参照与借鉴弗洛伊德个体本能结构理论进一步具体阐释了个体受压抑的社会内容。马尔库塞指出，个体不仅具有弗洛伊德心理学意

义上的，发生于属系史的基本压抑，同时存在着特定统治机构所施予的额外压抑。与此相对应的，在弗洛伊德关于现实原则生成基本压抑的理论基础上，马尔库塞进一步推论：在现实原则中存在多种历史模式，而现代文明的现行历史形式，即生成额外压抑的操作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纠正了弗洛伊德纯粹而绝对的现实形式的定论，强调注重个体生命必然性与历史恒定性的双重压抑因素。而马尔库塞正是在现代压抑性文明之中，向人们揭示了自由如何浸入合理的，进步的文明而导致自主缺失的问题，同时不忘积极寻求获取自由的现实方法。

参考文献：

- [1][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5.
- [2][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29.
- [3]杨彩、胡军华.马尔库塞技术异化理论探析[J].理论界，2019（6）：44
- [4][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26.
- [5][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30.
- [6][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62.
- [7][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83.
- [8]张海燕.马尔库塞爱欲解放思想的四重维度[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6）：77
- [9][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02.
- [10][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91.
- [11][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92.